

三國志通俗演義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

目錄

呂奉先轅門射戟

曹操興兵擊張繡

袁術七路下徐州

曹操會兵擊袁術

決勝負賈詡談兵

夏侯惇拔矢啖睛

呂布敗走下邳城

白門曹操斬呂布

曹孟德許田射鹿

董承密受衣帶詔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

晉平陽侯陳壽史傳

後學羅本貫中編次

呂奉先轅門射戟

楊大將曰。今劉備軍屯小沛。雖然易取。柰呂布虎踞徐州。前次許他金帛糧馬。至今未與。即可令人付糧食金帛。以利其心。使他按兵不動。劉備立可擒之。先擒劉備。後圖呂布。此先除一患之計。術喜便令韓胤賫書見呂布。

書曰

昔董卓作亂。破壞王室。禍害術門戶。術舉兵關東。未能屠裂卓。將軍誅卓。送其頭首。為術掃滅讐耻。使術明目於當世。死生不愧。其功一也。昔金尚向兗州。甫詣封部。為曹操逆所拒破。流離迸走。幾至滅亡。將軍破兗州。術復明目於遐邇。其功二也。術生年以來。不聞天下有劉備。備乃舉兵與術對戰。術憑將軍威靈。得以破備。其功三也。

將軍有三大功在術。術雖不敏。奉以生死。將軍連年攻戰。軍糧若少。今送米二十萬斛。迎逢道路。非直此止。當絡繹復致。若兵器戰具。他所乏少。大小唯命。

呂布看書畢。得物甚喜。重待韓胤。胤回告術。術遣紀靈為大將。雷薄。陳蘭為副將。進攻小沛。人報與玄德。玄德聚眾商議。張飛要出戰。孫乾曰。今小沛糧窳兵微。如何抵敵。可修書告急與呂布。飛曰。那厮如何肯來。乾曰。不如

棄小沛去投曹操。飛不悅。玄德曰：「乾之言善。」遂修書賫呂布。書曰：

伏自將軍垂念，令備於小沛容身。實拜雲天之德。今術欲報私讐，遣紀靈領兵到縣。亡在旦夕，非將軍莫能救之。望驅一旅之師，以救倒懸之急。不勝幸甚。

呂布看了書，云：「兩下都發書到。」一邊求救援，一邊言休要救。教我無柰何。陳宮曰：「劉備今雖受困，久後必縱橫。乃將軍之患，請休救之。」

布曰。袁術若併了劉備。則北連泰山諸將。吾亦在術圖中也。不得不救劉備。遂點兵起程。却說紀靈起兵。長驅大進。已到沛縣。東南劄下營寨。晝列旌旗。遮映山川。夜設火鼓。震明天地。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。亦出縣布陣安營。張飛便要出戰。玄德阻之。人報。吕布引兵離縣一里。西南上劄下營寨。紀靈知。吕布領兵來救劉備。急令人致書於吕布。吕布拆書視之。書曰。

靈聞大丈夫之志。心無二意。專在一圖。可
赴鼎鑊之烹。紀信就楚軍之戮。鱗音鱗諸受
吳王之殺。前者溫侯既受袁氏之禮物。今
復納劉備之佞言。非英雄之所為也。若蒙
早斬劉備。永為唇齒之援。共圖王霸之基。
願賜片言。以決去就。幸甚。

呂布看畢。笑曰。我有一計。使袁術不恨於吾。
教劉備不怨於我。高順曰。願聞其計。布曰。臨
期觀之。難以口說。令人往紀靈。劉備寨中。請

二人來赴席。玄德看書大喜。便欲上馬。關張曰：兄長不可去。呂布必有異心。玄德曰：非也。吾待溫侯不薄。彼安肯害我乎。言畢就行。關張跟去。到呂布營寨入見。布曰：吾今特來解你之危。你異日得志不可相忘。玄德頓首稱謝。坐於布側。關張按劍背後而立。人報紀靈到寨。玄德大驚欲避之。布曰：吾特請你二人會議。勿生疑焉。玄德未知其意。心下不安。紀靈下馬入。見玄德在帳上坐。抽身便回。左右

留之不住。呂布向前。扯住紀靈之臂。如提童稚。靈曰。將軍欲殺紀靈也。布曰。非也。靈曰。莫非殺大耳賊乎。布曰。亦非也。靈曰。願將軍早賜一言。以決心中之疑。布曰。玄德乃布之弟也。今為將軍所困。故來救之。靈大驚曰。若此則殺靈也。布曰。無有此理。布平生不好閉。惟好解閉。靈問曰。何為解閉。布曰。解釋兩家之戰。閉。吾有一法。從天所決。靈曰。將軍既言。請入帳中計較。靈入帳。與玄德相見。二人各心

未穩。布居中坐。靈左。備右。布教且行酒。酒行數巡。布曰。你兩家看我面上。俱各罷兵。玄德無語。靈曰。吾奉主公之命。提十萬之兵。專捉劉備。如何罷得。張飛拔劍在手。大怒曰。吾雖兵少。觀汝輩如兒戲耳。你比百萬黃巾如何。你敢傷我哥哥。關公拖住飛手。言曰。且看呂將軍發落。那時各回營寨。廝殺不遲。呂布曰。我請你兩家解開。須不教你廝殺。這邊紀靈不忿。那邊張飛。只要廝殺。布大怒。教左右取

我戟來。布提畫戟在手。紀靈。玄德。盡皆失色。
布曰。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。盡在天命。令左
右接過畫戟去。立在轅門外。遠遠插定。布教
取弓箭來。布拈弓搭箭在手。回顧與紀靈玄
德曰。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。吾一箭射中
戟小枝。你兩家罷兵。如射不中。你各自回營
安排廝殺。如不遵吾言者。併力殺之。衆皆應
諾。玄德暗告天地曰。只願射得中。布都教坐。
再各飲一盃酒。酒畢。布挽起袍袖。搭上箭。拽

滿弓。口呼箭中。這的是劉玄德有福處。弓開如秋月行天。箭去似流星落地。一箭正中畫戟小枝。帳上帳下將齊喝一聲采。後有史官題呂布射戟詩曰

昔日將軍解開時。全憑射戟釋雄師。轅門深處如開月。一點寒星中小枝。

又宋賢有詩曰

溫侯神射世間稀。曾向轅門獨解危。落日果然欺后羿。號猿直欲勝由基。虎筋弦響

弓開處。雕羽翎飛箭到時。豹子尾搖穿畫
戟。雄兵十萬脫征衣。又詩曰

呂布當年解備危。萬軍誰敢效公威。早知
大耳全無信。悔向轅門射戟時。

又讚玄德有福詩曰

彎弓百步喜穿楊。休說當年有紀昌。射戟
萬年誇呂布。誰知天祐漢中王。

呂布見射中戟小枝。棄弓就坐。布起執紀靈
玄德之手。曰。此乃天命汝兩家罷兵不征戰。

也。今日盡醉。來日各自罷兵。紀靈曰。將軍之言。不敢不聽。柰紀靈回去。主人如何肯信。布曰。吾自作書。當日。玄德暗稱慚愧。酒又數巡。紀靈求了書。先回。布與玄德曰。非吾則弟危也。玄德拜謝。與關張回。次日。三處軍馬都散。不說玄德入小沛。吕布歸徐州。却說紀靈回淮南。見袁術。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圍之事。呈上書信。袁術大怒曰。呂布受吾許多物。反向劉備射戟為名。故相戲弄。吾自提淮南之兵。

親征呂布。劉備紀靈曰：主公不可造次。呂布當世英雄，兼有徐州之地。若布與備首尾相連，不易圖也。靈聞布之妻嚴氏有一女，主公有一子，可令人求親於布。布有女在此，必殺劉備。此乃疎不間親之計也。袁術即日遣韓胤為媒，賫禮物往徐州求親。胤不日到徐州。見布稱說袁術恭慕將軍，欲求令女為兒婦。永結為秦晉之好。布受禮物，入見其妻。言袁術求親。嚴氏曰：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，錢糧

無數。早晚為天子。若成大事。則吾女有國母之望。只不知他有幾子。布曰。止有此子。嚴氏曰。何不便許之。縱不為皇后。吾徐州亦無疑矣。布意遂決。請韓胤筵席。許其親事。回備聘定禮物。送入府堂。布設筵席相待。留於館驛內安歇。次日陳宮逢往館驛內探聽韓胤。坐間叱退左右。對胤曰。誰獻此計。教公來為媒。灼意在收劉備之首否。胤失驚。遂跪於地上。實告如此。乞公臺情恕。官扶起曰。吾已有心。

久矣。柰溫侯不從。此事若遲。必被他人破了。吾入見溫侯。便教送女出城去就親。若何。胤便謝曰。再生之德。袁公若聞之。亦感厚恩矣。官乃入見呂布曰。聞主公之女許嫁袁公路之子。此正合吾之心。徐州可保永遠之基業也。不知主公欲用何日。布曰。不曉。官曰。古人結親。以受聘之良辰。已有定例。天子一年。諸侯半年。大夫一季。庶民一月。布曰。袁公路。天賜國寶。早晚為皇帝。當為天子例。官曰。不可。

布曰。今只是諸侯例。官曰。亦不可。布曰。依我門風俗。就卿大夫例。官曰。便也不可。布曰。吾今雖霸徐州。未受明詔。欲教吾依庶民例也。官曰。豈有此理。布曰。汝意欲如何。官曰。方今天下。遞相征伐。威震四海。今與公路結親。諸侯有嫉妬者多矣。倘若至吉日良時。半跣伏兵並起。如之柰何。其親不許便休。既許之。赴諸侯未知。便送女去。如到壽春。公跽必自擇日而成事也。布喜曰。公臺之言甚當。入告嚴。

氏嚴氏曰。若非公臺。幾廢吾女。將軍從之可矣。布乃贈金帛與韓胤。謝媒。安排首飾器皿。寶馬香車。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。鼓樂喧天。送出城外。有沛令陳珪在家養老。即陳元龍之父也。聞鼓樂喧天之聲。遂問左右。左右曰。呂奉先女。遠嫁袁公路之子。珪曰。誰為媒。對曰。三日之前。韓胤自壽春來。想是媒也。珪曰。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。必害玄德。遂扶病見布。布曰。大夫何來。珪曰。聞將軍死。

至。特來吊喪。布驚曰。何故出此言。珪曰。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。欲殺玄德。公射戟解之。術來求親。其中欲公女為質。隨後便來取玄德首級。否。必來求借錢糧。或求協助。公必允之。早晚造反。公乃反賊親屬也。布大驚曰。陳宮悞我也。急喚張遼引軍追趕三十里。取女歸於後堂。大罵陳宮曰。你欲令我受萬代之罵名。宮默然而退。陳珪曰。且監韓胤在此。却令人虛答袁術。女粧奩音未了。如辦畢。便自

送來。却將韓胤發監。人馬俱各當住。珪又說
布曰。可差愚男陳登為使。解韓胤赴許都。操
必大喜。布曰。容我熟思之。數日未決。人報玄
德在小沛。招軍買馬。不知何意。布曰。為將軍
之道。乃本分事。正話間。宋憲魏續至。拜罷。布
曰。我令你二人往山東買馬。近得幾匹。宋憲
曰。買得好馬三百餘匹。回至沛縣界首。被強
寇劫去一半。打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。詐
粧作山賊。搶劫馬匹去了。呂布聽信。心中大

怒隨令點軍。去小沛捉殺張飛。還是如何。

曹搽興兵擊張繡

呂布點起軍馬來攻玄德。玄德慌忙領兵來迎。兩陣圓處。玄德出馬曰。兄長何故領軍到此。布指而罵曰。我轅門射戟。救你大難。你何故奪我馬匹。玄德曰。備因缺馬。令人四下收買。安敢奪兄馬匹耶。布曰。你便使張飛奪了吾好馬一百五十匹。尚自抵諱。張飛挺鎗出馬言曰。是吾奪了好馬一百五十匹。不知是

你的。呂布罵曰。環眼賊漢。累次眇視吾。飛曰。我奪你馬。你便惱。你奪我哥哥的徐州。你便就不說。布挺戟出馬。來戰張飛。兩箇酣戰。一百餘合。未見勝負。玄德見呂布軍。四圍漸漸。裹將來。恐有疎失。急鳴金收軍入城內。呂布分軍。四面圍定。玄德喚張飛至面前。而責之曰。今又是你奪他馬匹。惹起事端。馬匹却在何處。飛曰。都寄在各寺院內。玄德遂令人出城。說合。送還馬匹。布欲從之。陳官曰。今不殺

劉備。久後必殺將軍也。不可退兵。布聽之。不
准。攻城甚急。玄德見布攻之太急。却與糜竺
孫乾商議。孫乾曰。曹操所恨者。呂布也。不若
棄城而走。往許都投奔曹操。借軍破布。此為
上策。玄德曰。誰可當先殺開此圍。飛曰。小弟
情願死戰。玄德令飛在前。雲長在後。備自居
中。保護老小。當夜三更。乘著月明。虛開西門
搦戰。却出北門而走。張飛在前。正遇宋憲。魏
續。飛殺退二將。得出。布軍後面。張遼趕來。關

公敵住。沛縣有萬餘軍。只引一半出來。呂布見玄德去了。也不來趕。自回徐州。便令高順守小沛。却說玄德前奔許都。今隸州城到城外下寨。先使孫乾來見曹操。言被呂布追逼。特來相投。操曰。玄德吾弟也。可請入城。我自
有委用之地。次日。玄德留關張在城外。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曹操。操令人扶起。請坐。以上賓待之。玄德告訴呂布之事。操曰。布乃無義之輩。吾與賢弟併力誅之。玄德感謝不盡。操

設宴相待。至晚送出。操回府。荀彧告操曰。劉備乃英雄之才。今不早圖之。後必為患。操不答。或出。郭嘉入。操曰。荀彧勸我殺玄德。當何如。嘉曰。不可。主公興義兵。為百姓除暴。惟仗誠實信義。以招俊傑。猶懼其未來也。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。今困窮而來投之。若殺玄德。是以害賢為名也。如此。則志謀將士自疑。回心擇主。主公誰與定天下乎。夫除一人之患。以阻四海之望。安危之機。不可不察。操大喜。

曰。君謀正合吾心。次日奏聞。詔劉備領豫州。牧。程昱諫曰。吾觀劉備有才。甚得民心。終不為人之下。不如早早圖之。操曰。非可也。方今用英雄之時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。此郭奉孝與吾所見同也。昱曰。主公有王霸之才。某等皆不及也。遂請玄德入。與兵三千。糧萬斛。使往豫州之任。進兵屯小沛。招集原散之兵。圍呂布。玄德至豫州。令人約會曹操。操點兵。欲自往征呂布。忽流星馬報道。張濟自關中。

引兵攻南陽。為流矢所中而死。濟兄之子。張繡。自領殘黨。用賈詡為謀士。結連劉表。屯兵宛城。商議欲興兵犯許都。奪駕。操大怒。欲起兵討之。又恐呂布攻劉備。必侵許都。荀彧曰。此事極易。呂布乃無謀之輩。見利必喜。可差使加官賜賞。其心必安。又與玄德解釋和會。布喜則不思遠圖矣。操曰。善。遂差奉軍都尉王則。即賈封官誥命。并和解書。往徐州去訖。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。討張繡。軍馬三路分

行。以夏侯惇為前鋒。先起。時建安二年。五月也。操軍至洧音育水。下寨。賈詡諫張繡曰。操兵勢大。不如舉眾投降。不可與敵。以致軍民之患。張繡從之。使賈詡直至操寨。來見操。操問詡。詡荅對如流。操甚喜之。欲用為謀士。詡曰。昔從李傕。得罪於天下。今從張繡。言聽計從。未敢棄也。操喜。詡次日引繡見操。操待之甚厚。兵入宛城屯住。餘軍分屯城外。寨柵聯絡。十餘里。一住數日。繡每日大設筵宴。請操。一

夜操醉入寢所。視左右曰。此城中有妓女否。兄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內事。安民知操意。乃近前曰。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。有一婦女。生得十分美麗。問之。乃是張濟之妻。操聞之。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而取之。須臾到來。操視之。果然美麗之人也。濟妻拜之。操問曰。夫人姓甚。婦荅曰。妾乃張濟之妻。鄒氏也。操曰。夫人識吾否。鄒氏曰。久聞丞相威名。今夕幸得瞻拜。操曰。吾今為汝。故准張繡之

降。若非如此。則滅全家矣。鄒氏拜曰。實感再生之恩。操笑曰。今日得見夫人。乃天幸也。今宵願同枕席。隨吾還都。必以夫人為正室。鄒氏拜謝。是夜共宿於帳中。鄒氏曰。在城中久住。繡必生疑。人知亦議論。操曰。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。次日果移於城外寨中安歇。恐各官議論。乃喚典韋。就中軍帳房外安歇。提調把帳親軍三百餘人。非奉呼喚。不許輒入。違者斬首。因此內外不通。操每日與鄒氏取樂。

不想歸期。家人密報張繡。繡怒曰。吾以操行仁義之人。今作此態。辱吾甚也。便請賈詡商議。詡曰。此事不可洩漏。洩漏則吾等皆死矣。來日等操出帳議事。如此如此。次日操坐帳下。張繡曰。新降兵多有逃亡者。乞移屯中軍。操許之。繡乃屯中軍於道地。地名地今為四寨。數日之內。打聽操帳前有典韋極勇。使兩柄鐵戟。重八十斤。急難近傍。繡帳前有一將。名胡車兒。負力五百斤。日走七百里。乃異人也。見

繡不樂。問其故。繡云前事。胡車兒曰。臨期請
典韋飲酒。灌醉了。臨散。車兒雜入他數內。混
進。先盜其戟。此人必無用也。繡甚喜。預先准
備弓箭甲兵。告示各寨。至期令賈詡致意。請
典韋到寨。厚加重待。慇懃勸酒。至晚果醉。送
出寨門。胡車兒乘黑。雜在衆人隊裏。直入大
寨。是夜曹操與鄒氏飲酒。忽聽帳外人言馬
嘶。西音操使人觀之。回報是張繡軍夜巡。操乃
不疑。時近二更。帳前忽報寨後吶喊。草車上

火起。操曰：必是軍人不小心矣。勿得驚動。須
吏四下裏。火起時。速喚典韋。韋醉倒在帳中。
典韋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。忽跳起床邊。
尋雙戟不見。但聞敵軍已到轅門。急掣部卒
腰間刀。見門首無數軍馬。各挺長鎗。來搶寨
口。典韋奮力向前。砍死二十餘人。馬軍方退。
步軍又到。兩邊鎗如葦列。典韋身無片甲。上
下前後。被數十鎗。猶自大叫死戰。刀砍缺不
堪用。韋棄刀。雙手挾兩箇軍迎之。擊死者八

九人羣賊無有敢近寨門。遠遠以箭射之。箭如兩密。韋猶死拒寨門。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。長鎗送至。韋大叫數聲。血流滿地而死。半晌無一人敢從門前而入。史官有詩讚曰

守護中軍帳。英雄獨典韋。聞風皆膽裂。望影總魂飛。猿臂持雙戟。虜軀掛鐵衣。清河鏖戰死。千古顯神機。

鏖音燃

又詩曰

鐵戟雙提八十斤。威風凜凜鎮乾坤。欲將

英傑從頭數。惟說當年有典君。

傳云。三分時。帳下壯士有典韋。提一雙鐵戟。重八十斤。又云。典韋執斧。立於曹公之側。諸人不敢仰視。典韋死後。賊軍割頭。遞相傳看。而人尚驚駭。

却說曹操得典韋當住前門。乃得大宛馬匹。
此馬名為絕影。日行千里。操飛身上馬。比及出行。後寨門

只有安民步隨。此時未到涑水河邊。擦右臂中箭。馬亦帶三箭。後賊趕到河邊。安民被賊

趕上。砍為肉泥。擦急驟馬衝波過河。後人有

詩曰

孟德姦雄世莫同。南陽張繡逞英雄。喊聲
大震三更後。烈焰爭飛滿塞紅。荀彧逃亡

隨野渡。曹公絕影恨飄蓬。駿騎激水奔波

過堤畔。仍存舊馬踪。

今舞陰清水河邊有曹公絕影馬跡。

操驟馬纔上岸。一箭中馬眼而死。長子曹昂
以馬救操。操方得命。曹昂被亂箭射死。人馬
填滿清水。操走脫。路逢諸將。說典韋救命。張

繡分兵趕操。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。劫掠人民。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於路勦殺。安撫鄉民。青州兵走回迎操。拜泣於地。言于禁造反。趕殺本部軍馬。捺大驚。後面本部軍都到。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也。到操言于禁造反。惇整兵迎之。禁既見操等俱到。乃引軍射住陣角。鑿塹安營。手下人報青州軍言將軍造反。今丞相已到。何不分辯。如何先立營寨。若軍士預告。將軍不便。于禁

曰。今賊追兵在後。不時便至。若不先準備。何以拒敵。分辯小事。退兵。大事安營方畢。張繡軍兩路殺至。于禁身先出寨。來殺張繡。繡急退兵。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。各引兵擊之。繡軍大敗。追殺百餘里。繡勢窮力孤。引敗兵奔劉表去了。操不追趕。聚兵收將。于禁入見。備言青州之兵劫掠。大失民望。某故殺之。操曰。不告吾。先下寨。何也。禁以前對操曰。涪水之難。吾甚狼狽。將軍在亂中。能整兵討暴。堅壘。

有不可動之節。雖古之名將。何以加之。賜于
禁金器一副。封益壽亭侯。賁夏侯惇治兵不
嚴之過。操令班師回都。操與諸軍衆將曰。吾
拆長子愛姪。無痛淚。獨踰泣典韋也。衆皆嘆
主公愛士。過于親子。遂還許都。各各賜賞。却
說王則。賚詔至徐州。布迎接入府。開詔拜畢。
封布為平東將軍。特賜印綬。布大喜。又出操
私書。書中云

國家無好金。孤自取家藏金以鑄印。國家

無好紫綬。所取自帶紫綬。以表寸心。望將軍與劉備合同。共滅袁術。大著忠誠。書不盡言。惟將軍照鑒。

却說呂布。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。好生重待。忽報袁術又遣人至。布笑而問之。使言袁王早晚即皇帝位。立東宮。權取皇妃。早到淮南。布大怒曰。反賊焉敢如此。盡殺來使。將韓胤。山柸子釘了。便遣陳登為使。賫謝表解韓胤。一同王則上許都來。見操。操知布絕婚奉

命覽所進表曰

臣呂布自誅董卓

又懼

喪亂寄跡山東

本欲邀駕知曹操忠孝奉駕許都臣前者
與操交兵今操保轉陛下臣為外將有兵
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
自專近奉天寵曲須恩命愧感交集倘有
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謹表以聞

布答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
胤於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布豺狼也勇而無

謀。輕於去就。宜早圖之。操曰。吾素知呂布狼
心野子。誠難久養。非汝父子。莫能究其情。汝
當與吾謀之。登應諾。曹操贈陳珪致中二千
石。登為廣陵太守。登拜辭回。操執登手曰。東
方之事。便以相付。登默答曰。丞相起兵。吾為
內應。登回徐州。見呂布。布問之。登言父贈祿。
某為太守。布大怒。拔劍而言曰。不與吾求徐
州牧。汝父教我。協同曹公。絕婚公路。吾所求
終無一獲。汝父子俱各貴顯。被汝父子所賣。

耳。欲斬之。登大笑曰。將軍何故甚不明也。布曰。吾何不明。登曰。吾見曹公把將軍說了。譬如養虎。當飽其肉。不飽則將噬人。曹公咲曰。不如卿言。吾待溫侯如養鷹耳。狐兔未息。不可先飽。饑則為用。飽則颺音揚去。某問誰為狐兔。操曰。江東孫策。冀州袁紹。荆襄劉表。益州劉璋。漢中張魯。布擲劍笑曰。曹公知我意也。忽報袁術軍取徐州。呂布聞言大驚。畢竟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素術七路下徐州

却說素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尅取於民倉庫盈滿。又有孫策所當玉璽。遂議稱帝。宮室車輦冠冕已辦大會羣下。術曰。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。創四百年基業。今數已盡。劉氏微弱。海內鼎沸。吾家四世公卿。百姓所歸。吾欲應天順命。位登九五。爾諸公卿各存忠孝之節。主簿閻象曰。不可。昔周氏后稷至於文王。積德累功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

事殷。明公雖奕世克昌。未若周之盛。漢室雖微。未若殷紂之暴也。此事決不可行。術曰。吾素姓出陳。陳乃大舜之後。以土承火。應其運也。吾字公弢。讖云。代漢當塗高也。吾有傳國玉璽。若不為君。背天道也。吾意已決。臣下再多言者。決斬之。遂建號仲氏。立臺省等官。乘龍鳳輦。祀南北郊。立馮方女為后。後宮美麗數百人。衣服金帛。錦繡器用。並是金玉。飲食奇珍美味。自以為成帝業矣。立子為東宮。

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兒婦。却聞已將韓胤解送許都。被操斬訖。布已授平東將軍之職。術大怒。遂拜張勳為大將軍。統領大軍二十餘萬。分七路征徐州。第一路大將居中。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。第三路大將陳紀居右。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。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。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。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。分撥各部下健將。剋日起行。欲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。監運七路錢糧。尚不肯從。

術殺之。以紀靈為七路都救。應使。術自引李豐。梁剛。樂就。三萬軍馬。為催進使。接應七路之兵。呂布使人探聽。回報曰。今張勳一軍。從大路上。迳取徐州。橋蕤一軍。取小沛。陳紀一軍。取沂都。雷薄一軍。取瑯琊。陳蘭一軍。取碭石。韓暹一軍。取下邳。楊奉一軍。取浚山。七路軍馬。日行五十里。於路劫掠將來。呂布慌忙。急召陳珪父子。商議曰。今日袁術軍分七路。來取徐州。當如之何。陳宮曰。徐州之禍。乃陳

珪父子所招。巧言令色。以媚朝廷。營求爵祿。今日移禍於將軍。可斬二人之頭。以獻袁王。其軍自退。布大怒。喝令簇下陳珪父子。陳登大笑曰。何如是之懦也。吾觀七路之兵。如七堆腐草。何足介意。布問曰。汝有何計可破之。免汝死罪。陳珪曰。七路之兵。領將是誰。共有幾多。布一一說了。珪曰。將軍兵將。共有多少。布曰。不過五六萬人也。珪曰。雖衆寡不等。我以逸待勞。四面分路應之。布曰。汝等罪不容

誅以言寬我將欲逃遁也。珪曰：父子良賤，皆在將軍掌握之中，待走那裏去。倘將軍肯用老夫之言，徐州可保無虞矣。布曰：公試言之。明以教我。珪曰：袁術今收韓暹、楊奉以為羽翼，彼皆烏合之師，素不親信，不相維持，以正兵守之，出奇兵勝之，無不成功也。又有一計，不止保安徐州，袁術亦可擒矣。布又問。珪答曰：暹奉之依袁術，譬如鳳鷄，勢不並棲，立可擒之。袁術用人，正如積薪，今用韓暹、楊奉為

左右羽翼。二人乃舊漢臣。因懼曹操而走。無家可依。暫歸袁術。術必輕之。若憑尺書。結連遲奉。以為內應。結連劉備。以為外合。必擒袁術矣。布曰。汝必親到韓暹。楊奉處下書。登曰。目今便行。布發表上許都。致書與豫州。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。來接韓暹。暹引兵下寨。登入見韓暹。暹問曰。汝是徐州呂布之人。來此何幹。登乃笑曰。某為大漢公卿。何謂呂布之人也。久聞將軍關中保駕。有蓋

世之功身無罪惡。乃有德清白之士。今却佐
袁術。譬如捨明珠而就泥丸。棄良玉而抱頑
石。不忠不義之名。罵於萬代。某為將軍恥之。
豈因一時之忿。而失千古之名乎。且袁術久
而多疑。後必有害於將軍。遲曰。吾欲歸漢。恨
無門矣。登出布書。遲覽其書。書曰。

布聞二將軍同扶大駕。立萬世之功。偶因
一時之間言。以致失身於關外。若能革故
鼎新。去邪從正。同誅黨逆。共佐皇朝。以圖

遠大名書竹帛專候回音切希照察

韓暹曰吾已知之矣公先回吾與楊奉兩路
縱兵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溫侯以兵應之登
辭暹急回見呂布報韓暹等以準備內應遂
分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蕤陳宮引
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
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碣石敵陳蘭
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與軍一萬
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

軍馬也到。見呂布料非敵手。退二十里。待四下兵接應。是夜上山。望見一週遭火起。勳軍自亂。韓暹、楊奉分兵到處放火為號。接應各軍入寨。呂布乘勢一擊。張勳敗走。呂布趕到天明。正撞紀靈接應。兩軍相敵。却欲交鋒。韓暹、楊奉兩路殺來。紀靈大敗奔走。呂布引軍追殺。山背後一彪軍到。門旗兩路分開。中間一隊馬軍。打龍鳳日月旗。旛四斗五方。旌幟。金瓜銀斧。黃鉞白旄。上打黃羅銷金曲柄傘。

傘蓋之下。袁術身披金甲。腕懸兩刀。立馬陣前。罵布逆賊。背主家奴。布怒。挺戟向前。來殺袁術。副將李豐。挺鎗出馬來迎。戰不三合。被布戟傷其手。豐棄鎗而走。梁剛樂就。雙出來戰。呂布。袁術引中隊出後。軍潰走。三軍大亂。呂布軍搶奪馬匹衣甲無數。術敗軍走不數里。山背後一軍出。截住去路。當先一馬。乃蒲州人也。姓關。名某。字雲長。領五百校刀手。大叫反賊。還不受死。待逃何方。袁術慌逃而走。

雲長趕來。紀靈敵住。餘衆四散奔走。袁術收
拾敗軍。再回淮南去了。呂布得勝。邀請奉暹
二將。一行人馬。都回徐州去了。到城中請敘
禮畢。大排筵宴。管待衆將。布保韓暹為沂都
牧。楊奉為瑯琊牧。席散。各謝而去。雲長辭歸。
次日布與陳珪商議。欲留一軍在徐州。珪曰。
不可。韓楊二人據山東。不出一年。則山東城
廓皆屬將軍也。布曰。然。次日重勞三軍。送二
將暫於二處屯劄。以候恩命。登問父曰。何為

不留韓楊二人在徐州。為殺呂布之根也。珪曰。不然。倘或二人協助呂布。是與布添牙爪也。登服父之高見。却說袁術軍馬折其大半。乃回到淮南。遣人往江東去。問孫策借兵報讐。使至江東。說袁王借兵之事。策怒。汝僭稱帝位。背反漢室。賴吾玉璽。非義人也。吾欲加兵問罪。豈肯妄助逆黨乎。作書以絕之。書曰。策聞。蓋上天垂司過之星。聖王建敢諫之鼓。設非謬之備。急箴闕之言。何哉。凡有所

長。必有所短也。去冬傳有大計。無不悚懼。旋知供備貢獻。萬夫解或頓聞建議。復欲追導前圖。即事之期。便有定月。益使無武音然。想是流妄。設其必爾。民何望乎。曩日之舉義兵也。天下之士。所以響應者。董卓擅廢置害太后。弘農王。畧蒸官人。發掘園陵。暴逆至此。故諸州郡雄豪。聞聲慕義。神武外振。卓遂內殲。音元惡既斃。幼主東顧。俾保傳宣命。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。通謀黑

山。曹操放毒東徐。劉表稱亂南荆。公孫瓚

魚

音休

音泉

燕幽。劉繇決力江許。

音虎

劉備爭

盟淮隅。是以未獲承命。橐

音高

弓戢戈也。今

備繇既破。操等饑餒。謂當與天下合謀。以

誅醜類。捨而不圖。有自取之志。非海內所

望一也。昔成湯伐桀。稱有夏多罪。武王伐

紂。曰殷有罪。罰重哉。此二王者。雖有聖德。

宜當若世。如使不遭其時。亦無由興矣。勇

主非有惡於天下。徒以春秋尚少。脅於疆

臣若無過而奪之。懼未合於湯武之事。二也。卓雖狂狡。至廢主自興。亦猶未也。而天下聞其桀虐。攘臂同心而疾之。以中土希戰之兵。當邊地勁捍之虜。所以斯須游魂也。今四方之人。皆玩敵而便戰。閉矣。可得而勝者。以彼亂而我治。彼逆而我順也。見當世之紛。若欲大舉以臨之。適足趨禍。三也。天下神器。不可虛干。必須天贊與人力也。殷湯有白鳩之祥。周武有赤鳥之瑞。漢

高有星聚之符。世祖有神光之徵。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。毒苦於秦莽之役。故能芟山音去無道。致成其志。今天下非患於幼主。未見受命之應驗。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踰。未之或有。四也。天子之貴。四海之富。誰不欲焉。義不可。勢不得耳。陳勝項籍。王莽公孫述之徒。皆南面稱孤。莫之能濟。帝王之位。不可橫冀。五也。幼主岐嶷。若出其偏。去其鯁。必成中興之業。夫致主於周成。

之盛。自受旦奭之美。此誠所望於尊明也。縱使幼主有他改異。猶望推宗室之譜屬。論近親之賢良。以紹劉統。以固漢宗。皆所以書功金石。圖形丹青。流慶無窮。垂聲管絃。捨而不為。為其難者。想明明之素。必所不忍。六也。五世為相。權之重。勢之盛。天下莫得而比焉。忠貞者必曰。宜夙夜思惟。所以扶國家之躓頓。念社稷之危殆。以奉祖考之志。以報漢室之恩。其忽履道之節。而

疆進取之欲者。將曰。天下之人。非家吏。則門生也。孰不從我。四方之敵。非吾匹。則吾役也。誰能違我。蓋乘累世之勢。起而取之。我二者殊數。不可不詳察。七也。所貴於聖哲者。以其審於機宜。慎於舉措。若難圖之事。難保之勢。以激羣敵之氣。以生衆人之心。公議固不可。私計又不利。明哲不處八也。世人多惑於圖緯。而牽非類。比合文字。以悅所事。苟以才上惑衆。終有後悔者。自

往迄今未嘗無之。不可不深擇而熟思。九也。九者。尊明所見之餘耳。庶備以予惟所

遺志。忠言逆耳。幸留神聽。

此張紘所作也。

使賫書回見袁術。術看畢。怒曰。黃口孺子。敢以文字譏我。吾先伐之。以取江東。長史楊大將。苦苦諫。方住。却說孫策。自發書後。每防術來。令點軍守住江口。忽曹操使至。拜策為會稽太守。便令起兵。征討袁術。策乃商議。便要起兵。不知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曹操會兵擊袁術

孫策欲起兵擊袁術。長史張昭曰：術雖新敗，兵將極多，糧食足備。倘進兵不利，禍及江東，不如上書與曹操。他若南征，願為後應。兩軍相援，術軍必敗。萬一有禍，亦望操援之。策曰：然。遂遣使以此意達之。却說曹操至許都，思慕典韋，興立祠堂，四時祭之。遂封其子為中郎。收養在府。典韋子名滿忽報孫策使至，貢獻禮物尤多。操觀其書，遂要南征。人探得袁術乏

糧。劫掠陳留。操遂點兵出師。此時操自專權。而行大事。然後啓奏。無有不從。操令曹仁守許都。其餘皆跟操出征。起兵三十萬。糧食輜重千餘車。時建安二年。秋九月。操行軍之次。先發人會合孫策。與劉備。呂布。比及到豫章界上。分兵。玄德引兵來迎。入操營。獻上首級二顆。操驚曰。此何人首級。玄德曰。此是韓暹。楊奉之首級也。操曰。何以得之。玄德曰。呂布因令二人。權沂都。瑯琊。兩縣。縱使軍士。搶掠。

徐揚地面。人民無所不怨。因此備乃設一宴。詐請議事。比及入坐。先牽了馬。擲盞為踣。小弟關張二人各殺死一人。盡收其兵士於部下。今特來請罪。操曰。爾與國家除其大害。堪為大功。何為罪也。遂賞玄德。合兵到徐州界。呂布出迎。操用美言撫慰。命封左將軍之職。還許都之時。即換印綬。布大喜。操即分兵。呂布一軍在左。玄德一軍在右。操自居中。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。時袁術知曹兵來。令大將

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。兩軍會於壽春界口。橋蕤當先出馬。與夏侯惇戰不三合。橋蕤被
棚而死。術軍大敗。奔走回城。四下裏來報。孫
策發船攻江邊西面。呂布引兵攻東面。劉備
關張引兵攻南面。操自引兵三十萬攻北面。
袁術大驚。聚衆文武商議。楊大將曰。目今壽
春水旱。連年田禾不熟。人皆缺食。今又動兵。
必擾於民。民既生怨。四下兵至。難以迎敵。不
如留下軍馬在壽春。休戰待彼。兵糧盡。必生

變矣。陛下統御林軍渡淮。一者就熟。二者且避其銳。術用其言。留李豐樂就。梁剛陳紀。四人各封上將之職。分十萬兵。堅守壽春。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。約二十萬人。聯絡不絕。過淮去。躲却說操兵三十萬。日費糧食浩大。况諸郡旱荒。人民相食。屋宇盡皆拆毀。軍士無得掠擄。操催軍速戰。李豐等閉門不出。操軍相拒月餘。糧食將盡。致書問孫策。借糧米十萬斛。不敷支散。呂布玄德自使人

運糧不敷支散。管糧官任峻部。下倉官王垕。
厚音跟隨出征。齎數目入。稟操曰。兵多糧少。當
如之何。操曰。可以將小斛散之。權且救一時
之急。垕曰。兵士倘怨若何。操曰。吾自有方策。
垕果以小斛分散。操却暗使人各寨聽之。無
一人不怨。皆曰。丞相太欺衆也。說者紛然。皆
言散糧不及數。操密召王垕入。曰。吾欲問汝
借一物。以壓衆心。汝妻小吾自養之。汝自無
憂慮也。垕曰。丞相欲用何物。操曰。欲借汝頭。

以示衆耳。屋曰：其實無罪。操曰：吾亦知汝無罪。若汝不死，三十萬人，心皆變矣。屋再欲言。操呼刀手，推出門外，一刀斬之。懸頭高竿，出榜曉示曰：故行小斛，盜竊官糧，謹按軍法。因此斬之。而乃瞞過三十萬人，盡皆無怨。史官云：雖

然妄殺一人，却瞞三十萬人，免致夫散此曹公能哉，而用詐謀也。

操知糧盡。

教各寨軍，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，皆斬。操自至城下，看諸軍搬土運石，填壕塞塹。忽見兩箇末將，將及到城邊，見城上夫石如雨下，慌

走急回。操掣劔親斬於城下。操自下馬接土填坑。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。軍威大振。城上看見。並皆失色。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。操親賚賞賜。軍士併力。城池已破。繼軍入城。擄掠李豐陳紀樂就梁剛。皆被生擒。見操。操令皆斬於市。操焚燒偽造宮室殿宇。一應犯禁之物。壽春城中收掠一空。操欲進兵渡淮。追趕袁術。荀彧諫曰。此間接連數郡。皆荒旱不收。更若進兵。勞軍損民。倘未見勝。欲退急難。

不若暫回許都。待來春麥熟。軍糧足備。方可
圖之。操持疑未決。忽報馬到。稱說張繡依托
劉表為唇齒。南陽張陵諸縣復反。曹洪抗拒
不住。連輸數陣。今被張繡殺來。恐許都有失。
請丞相回。操持書與孫策。令跨江布陣。以為
劉表疑兵。表不敢妄動。吾自復征張繡。以絕
其根。即日兵行。命劉備與呂布結為弟兄。使
相救助。再無相侵。操令玄德仍住沛城。着呂
布領兵回徐州。操密與玄德曰。吾令汝屯兵

沛城是掘坑待虎也。但汝與陳珪商議。勿令有失音。至便來接應。話畢而退。却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。安撫定了。人報段煨殺李傕。五習殺郭汜。解首級前來。煨將李傕三族老小。二百餘口。俱活解入許昌。操令分於各門。屢斬。催汜老小之首。相傳號令。人皆忻悅。此賊已滅。請天子陞殿。會集文武。作太平筵席。封段煨為盪寇將軍。五習為殄虜將軍。各引兵鎮守長安。二人謝恩而去。操奏張繡侵掠

郡民興兵伐之。天子親排鑾駕送操出師。時建安三年夏四月。操引大兵進發。留前彘在許都。調兵遣將。操行軍之次。見一路麥已蒼黃。民欲為食。聞兵來至。逃竄入山。操下寨。會集諸將。更使人遠近遍叫。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。來聽發放。操曰。吾奉天子明詔。招降討逆。與民除害。方今麥熟之時。不得已而起兵。此去大小將校。凡過麥田。但有作踐者。並皆斬首。擅自擄掠人財物者。並皆誅戮。王

法無親。宜當遵守。仰居民勿得驚疑。不許流
遺他界。因此於路百姓望塵遮道而拜。稱頌
聖德。凡官軍經過麥田。並皆下馬。以手扶麥
。遞相傳送而過。只怕麥倒在路上。操行於麥
中。忽驚起一鳩。馬乃眼生。竄入麥中。踐倒其
麥。操隨下寨。喚行軍主簿議擬自己踐麥之
罪。主簿曰。丞相之言令也。誰敢不從。操曰。吾
自制法。吾自犯之。何以伏衆乎。掣所佩之劍。
欲刎衆急救之。郭嘉曰。古者春秋之義。法不

加於尊。丞相總統大將。豈可自殘害也。操曰。既春秋有法。不加於尊之義。吾暫記過。乃以劒割自己之髮。擲於地。曰。割髮權代首耳。萬軍悚然。

史官曰。此乃曹操能用心術耳。

沿道之民。秋毫不犯。

却說張繡。知操又引兵來。急發書報劉表。使為後應。乃遣雷敘。張先。二將出城迎敵。令賈詡守城。兩軍相拒。陣勢排成。張繡出馬。指而罵曰。汝乃假仁詐義之人。與禽獸無異。操大怒。令許褚出馬。繡令張先出迎。只三合。許褚

殺張先於馬下。繡軍大敗。操引軍趕繡至南陽城下。繡入城中。閉門不出。操圍城攻打。城上擂鼓不絕。砲石金汁弩箭以守之。城壕大濶。水勢尤湍急。難近城。操令軍兵運土填壕。又用做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。來城邊作甃梯。又立雲梯。窺望城中。操自騎馬遠城視之。已經三日。傳令教軍士於西門北角上堆柴薪。會集將士就那裏上城。繡問詎。答曰。某已知曹操之意。可將計就計。令操自棄兵。

而去。繡曰：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決勝負賈詡談兵

張繡問曰：何以知操之意？詡曰：某在城上見曹操遶城觀看三日，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一色新舊不等之故鹿角，多半朽爛，意在此處容易進城，却虛去西北上積草，詐為聲勢，盡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。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。繡問如之奈何？詡曰：此極容易。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，蹻虛守西北，令精壯之

兵食飽輕衣。盡歸東南屋內。夜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吶喊。任他扒城。一聲砲响。伏兵齊起。吾一人可當一百也。此可破操矣。繡用其計。盡教百姓穿軍衣。城上吶喊。雲梯上只望西北上有人馬。軍報入中軍。操曰。中吾計也。精銳之兵。都存留帳後。預備鍬鑿扒城器。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。城外城中吶喊不絕。至二更。乘闇裏引精壯之兵。來東南角上。扒過壕去。砍倒鹿角。軍人一齊扒到城上。城

裏亦無動靜。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起。東南缺內火把齊明。操軍殺入。兩下伏兵齊起。軍士急退。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。則見東南二門齊開。精兵突出。操軍大敗。一擁而退。城外壕皆填滿。殺到五更。操軍走十數里。繡收軍馬入城。所奪車馬輜重極多。操收敗軍。查得拆軍五萬餘人。呂虔于禁俱各被傷。詔見操敗走。急發書去。教劉表絕後路。表欲起兵。忽有人報。孫策兵已屯湖口。因此未敢動。

兵。蒯良曰。策兵已屯湖口。乃操計。故借疑兵也。近日曹操新敗。若不乘勢勦滅。後必有患。明公乘兵勢之勝。一擊。操亦可破也。表令黃祖堅守隘口。進兵安衆。地名絕操後路。一面會張繡。繡知表兵已起。同賈詡引兵去襲操。操軍緩緩而行。至襄城。到洧水。操馬上大哭。衆將問其故。操曰。吾思去年。將吾典韋在此折了。不由不哭耳。衆皆下淚。操令此處就屯軍馬。吊祭亡魂。宰牛殺馬於洧河之上。祭享典

韋操再拜。痛哭。昏絕於地。衆皆扶起。大小軍校無不下淚。次祭姪曹安民。末祭長男曹昂。又祭絕影馬。次祭歿於此處軍士。祭畢。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絕。留連不忍便行。忽荀彧差人報曰。劉表助張繡兵屯安衆。以絕歸路。操答彧書曰。吾雖日行數里。已知賊來追吾。吾今策度已定。若到安衆。破繡必矣。君等勿憂。遂至安衆地界。劉表軍已守險要。張繡隨後引兵趕來。操令衆軍。黑夜鑿險開道。暗伏奇

兵。天色微明。表繡軍會合。視之。見操兵少。疑操遁去。兩軍俱入險路。擊之。操縱奇兵出。破表繡之兵。曹公得脫。安衆隘口。於隘外下寨。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。表曰。何期被操之姦計。繡曰。容再圖之。表繡集於安衆。荀彧探知。素紹欲起兵犯許都。荀彧急發書報操。書曰。

近人自冀州來。報說。田豐謂素紹曰。今將軍糧足。兵強。曹操南征未回。宜早乘虛以

襲許都。奉迎天子。號令海內。此為上策。若不乘機破之。終被他擒。雖悔無益也。紹聽之。持疑未決。或請丞相還都。別作區處。劉表。張繡。癰疥之疾。不足憂也。望早早班師。勿失大事。

操得書。心慌。即日整兵起程。捺細人來安眾。報張繡。繡點兵追襲。賈詡曰。不可追也。去追必敗。表曰。若不追之。失此機會。表繡引軍萬餘人追之。約行二十里趕上。曹兵接戰。表繡

軍大敗而還。賈詡引十數騎接至半途。見敗軍回。繡曰：「不用公言，果有此敗。」詡曰：「可從整兵再往追之。」繡曰：「今已喪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兵勢有變，急往必利。如其不然，請乃斬吾首。」繡信之，表不從。繡自引敗卒，再回追擊。操兵大敗，盡棄衣甲鎗刀而去。繡迤邐追趕，忽山後一虜軍出，繡收軍不趕。那虜軍當住去路。繡慌忙回來，到安衆賞軍，宴謝賈詡。表問詡曰：「繡以精兵追退兵，而公曰必敗，以敗卒擊

勝兵。而公曰必克。悉如公言。何其事不同。而皆驗也。詡曰。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。非操敵手。操軍雖新敗。必自為將。斷其後路。以防追兵。追兵雖精銳。彼士亦銳。故知必敗。操必勝之。後未盡力而退。必國內有事。已破我軍之後。必輕車速回。縱留衆將斷後。衆將雖勇。亦非將軍之敵手。故雖用敗兵。而戰必勝也。繡服其高論。詡勸表回荊州。繡守襄城。以為唇齒。兩將各自分散。却說曹操知後軍敗。再

引衆將回來。正逢那虜敗軍。敗軍告操。若非
這一路軍截住中路。我等盡擄矣。操慌問。救
軍者何人也。那人棚鎗下馬。來見曹操。畢竟
是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夏侯惇拔矢啖睛

那將軍來見操。生的身軀瘦健。筋骨軒昂。破
黃巾。曾立大功。封鎮威中郎將。江夏平春人
也。姓李。名通。字文達。操問何來。通曰。近守汝
南。聞丞相破張繡。劉表。特來接也。賞勞畢。加

為裨將。封建功侯。守護汝南西界。以防表繡。通謝而去。操還許都。荀彧出迎。操入見天子。說稱孫策有功。封為討逆將軍。贈爵吳侯。遣使賫詔江東去。令策破劉表。操回府。眾官皆聚。荀彧問曰。丞相到安眾。何以知其必勝也。操曰。彼退無歸路。必用死戰。吾寬暗以圖之。此孫子之玄妙也。吾以是知其勝也。荀彧拜服而去。郭嘉入。操曰。公來何暮也。嘉曰。適來袁紹使人致書上丞相。欲出兵攻公孫瓚。求

借糧兵。操笑曰。吾聞紹圖許都。今知吾歸。欲圖公孫瓚。又問吾求糧索兵。操看書中之意。極驕極傲。令使且歸館驛安歇。操問嘉曰。袁紹如此驕傲無狀。吾將討之。恨力不及耳。嘉曰。劉項之不敵。公所知。漢祖惟智勝。項羽雖強。終被漢祖擒之。惟智勝也。如嘉竊料之。紹有十敗。公有十勝。紹兵雖強。無能為也。紹繁禮多儀。公體任自然。此道勝。一也。紹以逆動。公奉順以率天下。此義勝。二也。漢末失政於

寬紹以寬濟寬。故不攝。公糾之以猛。而上下
知制。此治勝三也。紹外寬而內忌。用人而疑
之。所任惟親戚子弟。公外易簡而內機明。用
人無疑。惟才所宜。不間遠近。此度勝四也。紹
多謀少決。失在後事。公得策輒行。應變無窮。
此謀勝五也。紹因累世之資。高議揖讓。以收
名譽之士。好言飾外者。多歸之。公以至心待
人。推誠而行。不為虛美。以儉率下。與有功者
無所吝。士之忠正遠見。而有實者。皆願為用。

此德勝六也。紹見人饑寒，恤念之，形於顏色。其所不見慮，或不及也。所謂婦人之仁耳。公於目前小事，時有所忽。至於大事，與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過其望。雖所不見慮之所周，無不濟也。此仁勝七也。紹大臣爭權，讒言惑亂。公御下以道，浸潤不行。此明勝八也。紹是非不知。公所是進之，以禮。所不是正之，以法。此文勝九也。紹好虛勢，不知兵要。公以少克衆，用兵如神。軍人恃之，敵人畏之。此武勝十也。

公有十勝之德。紹安可望也。操笑曰。如公所言。孤何德以堪之也。若此。紹可圖也。嘉曰。徐州。呂布。實心腹之大患也。今紹北征。公孫瓚乘此人遠去。不若先取呂布。掃除東南。然後圖紹。未為晚矣。若便圖紹。呂布必來救援。許都為禍不淺矣。操然之。當夜便召荀彧入後堂。曰。汝知袁紹動靜乎。彧曰。今日有使至。不知何事。操以書令荀彧看之。看畢。曰。紹辭語大不遜也。操曰。吾欲興兵討之。恨力不及耳。

柰何。或曰。古之成敗者。誠有其才。雖弱必強。苟非其人。雖強必弱。劉項之存亡。足以觀矣。今與公爭天下者。惟袁紹爾。紹外貌寬而內忌。任人而疑其心。公明達不拘。惟才所宜。此度勝也。紹持重少決。失在後機。公能斷大事。應變無窮。此謀勝也。紹御軍寬緩。法令不立。士卒雖衆。其實難用。公法令既明。賞罰必行。士卒雖寡。皆爭致死。此武勝也。紹憑世資。後容飾智。以收名譽。故士之寡能好問者。多歸

之公以至仁待人。推誠心。不虛美。行已謹儉。而與有功者。無所吝音惜。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。咸願為用。此德勝也。夫以四勝輔天子。仗義征伐。誰敢不從。袁紹之輩。何能為用哉。操曰。卿頌吾德。何以當之。然此可興兵征伐。或曰。未可。今吕布見在徐州。常懷不仁。欲伐袁紹。布必乘虛。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。加紹顯官。許糧千斛。乘彼有事於公孫瓚之時。先滅吕布。中原十有六也。然後紹一舉而可擒。

也。操撫掌大笑曰：奉孝之機，文若之智，雖陳平、張良，何可比也。遂議東征。呂布荀彧曰：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為應。待其回報，方得動兵。次日，厚待紹使，奏加紹為大將軍、太尉之職，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。密書報云：公可討公孫瓚。後當應之。遣其使而回，紹大喜。議進兵討公孫瓚，不說。袁紹起兵，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。珪父子誇獎其德。陳官不悅。乘閒時便告呂布曰：陳珪父子面諛將軍。

恐欲害之。不可不防也。布叱之曰。汝獻讒言。害及忠良。誰為佞也。吾不看舊日之面。立斬汝輩。官嘆曰。吾忠義之心不能明。不久必受殃矣。欲待棄之。又恐天下人笑官。悶悶無言。帶領數騎。於小沛地面圍獵。忽見官道上。使飛走驛馬。官疑之。乃棄圍場。引從騎往小路趕上。問使命曰。汝何人。使命。使命。知是呂布之人。慌不能答。官搜使命。乃有劉備回書。遂捉來見呂布。布問之。使曰。曹丞相差某往沛。

城劉豫州處下密書。今得回書。不知何事。官
曰。其中有謀。可拆緘看。布拆書視之。大驚怒
曰。教陳宮看此書何言。書曰。

今奉相公明命。敢不夙夜用心。備兵徵將
寬。不敢妄動。望相公大興王師到來。備用
為前驅。呂布乃狼虎之徒。輕則猖獗矣。備
嚴兵整甲。專待鈞命。

呂布聽了。大罵曰。操賊焉敢如此。遂將使斬
首。先使陳宮滅霸。結連泰山寇孫觀。吳敦。尹

禮昌狝。東取山東兗州數郡。高順、張遼取沛城。攻劉備。宋憲、魏續西取汝穎。布自總中軍。為三路救應。且說高順等出徐州。有人入小沛報玄德。玄德急聚眾人商議。孫乾曰：「可先告急於曹公。次堅守城廓。」玄德曰：「誰可去許都告急？」階下一人出曰：「某願往。」此人乃玄德同鄉之人。因來沛縣謁玄德。玄德以幕賓待之。姓簡名雍。字憲和。慷慨飄逸。善能舌辯。玄德命簡雍行。就整頓守城器械。玄德守南門。

孫乾守北門。雲長守西門。張飛守東門。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為次妻。便以家僮十餘人。金帛糧食。資給用費。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。故令竺並弟糜芳。守護中軍。保着老小。高順軍至。玄德在敵樓上。見雄兵猛將。困住城池。玄德大叫曰。吾昔與呂布無讐。爾何故引兵至此。高順曰。你還支吾遮飾。汝連和曹操。欲害吾主。幸是天敗。尚敢抵諱。可出就縛。玄德不答。高順在城下大罵。一日。無人出陣。張遼

在西門攻打。雲長曰：汝儀表非俗，何故陷身於賊之部下？張遼低頭不言。關公便知此人，有忠義之氣，相拒終日，並無惡言，亦不令軍士打城。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，人報張飛被辱，只要出城廝殺。關公見張遼退去，迳來東門看時，只見張飛已出城外，和張遼廝殺。遼拍馬而去。張飛欲趕，關公急召入城，令士卒堅守東門。飛曰：張遼怕我而走，哥哥如何趕我回來？關公曰：張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。

是吾夜來美言說之。其人頗有歸順之心。今日不欲與汝廝殺。故拍馬而走。飛方悟。再不出戰。玄德亦使人誠之。呂布見攻小沛不開。自來搦戰。玄德於城上曰。非備之罪。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。以書見示。不容不答。苦苦相告。呂布頗有回顧之心。只教圍住。不使攻打。呂布權回徐州。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。許女為婚。術不納。尚未准信。郝萌回說若。要信從。可送女來。布持疑未決。却說簡雍見操。

陳說呂布斬使。見圍沛城。操急聚衆謀士商議。操曰。吾不憂紹。但憂表。繡二賊在後。未敢動兵。荀攸曰。表繡新破。勢不敢動。呂布驍勇。若是結連袁術。縱橫淮泗。必英雄應之。今衆其初叛。衆心未服。可往破也。操先差夏侯惇。呂虔。李典。為先鋒。先起。操與衆謀士陸續進發。簡雍隨行。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。前至徐州界。高順知許都救軍至。慌報呂布。呂布先發侯成。郝萌。曹性三將。引二百餘騎來接應。

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。去迎操軍。玄德見高順退去。知是操軍來到。引關張各提軍出城。止留孫乾守城。糜竺糜芳守家。玄德在高順後。下了三箇寨子。玄德左。關公右。張飛前。先說夏侯惇。挺鎗出馬。搦呂布戰。高順出馬。大罵夏侯惇。惇大怒。兩馬相交。戰四五十合。高順敗走。惇縱馬趕去。順不敢入陣。遠陣而走。惇不捨。盡力追之。陣中曹性看見。縱馬出陣。拈弓搭箭。夏侯惇將近。性一箭正中惇左目。

惇拔箭帶出眼睛。惇大呼曰。父精母血。不可棄之。於口內啖之。不趕高順。只取曹性。一鎗棚透面門。死於馬下。史官讚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。

開疆展土夏侯惇。鎗戟叢中敵萬軍。拔矢去眸枯一目。啖睛忿氣喚雙親。忠心力把黎民救。雪恨平將逆賊吞。孤月獨明堪比論。至今功蹟照乾坤。

夏侯惇殺了曹性。縱馬便回。高順却從背後

趕來。呂布軍馬一齊都上。曹軍大敗。夏侯淵救兄而走。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。高順得勝。引兵回擊玄德。未知如何。

呂布敗走下邳城

張遼高順引兵擊張飛寨。布自擊關公寨。各出迎戰。玄德分兵兩路救應。呂布引軍背後殺來。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。玄德引十數騎回沛城。呂布趕來。玄德急喚城上放下吊橋。呂布後到。城上要放箭。又怕射了玄德。被

呂布乘勢趕入城門。甕城裏數騎來迎。呂布一戟一箇殺得盡絕。把門將士都走了。布招軍馬入城。玄德見背後火起。到家不及。逕穿城而過。出於西門。匹馬逃難。布先到玄德門首。糜竺出迎。跪於馬前告曰。玄德乃將軍弟也。吾聞大丈夫冤讐。不廢人之妻子。與將軍爭天下者。乃曹丞相也。量玄德何敢。望將軍愛惜。玄德常想轅門射戟之恩。一飯之間未嘗忘也。將軍憐之。布曰。吾與玄德舊曾拜義。

安肯害及妻子乎。汝可引一家老小。復去徐

州安置。呂布賜竺寶劍一口。但登門者。即斬

之。

此是呂布好處

糜竺保老小上車。移往徐州安置。

呂布既殺散玄德軍。自投山東兗州界上。留

高順張遼屯小沛城。孫乾亦自逃出城。關張

各自收得些人馬。往山中住劄。如落草一般。

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。正行之間。背後

一軍來趕。回頭視之。乃孫乾也。相抱而哭。玄

德曰。吾今二弟不知存亡。老小失散。吾將自

盡矣。孫乾曰：「不可。何不投操，以圖後計？」玄德依其言，尋小蹠投許都。蹠上絕糧，於村中求食。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簾食，忽到一家投宿。其家一後生出拜，問之，乃獵戶劉安也。聞是同宗，豫州牧至，遍尋野味，不得，殺其妻以食之。玄德曰：「此何肉也？」安曰：「乃狼肉也。」二人飽食。天晚，夜宿至曉，辭去。後院取馬，見殺其妻於廚下，臂上盡割其肉。玄德問之，方知是他妻肉，痛傷上馬，欲帶劉安去。安曰：「老母

見在。不可遠行。玄德謝了。遂取路出梁城。忽見塵頭蔽日。漫山寨野軍馬來到。玄德迎之。乃是操軍也。直到中軍旗側。下馬拜迎。操亦下馬答之。說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。操亦下淚。更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。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。軍行至濟北。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。說兄枯其一目。卧病未痊。操臨卧處視之。令先回許都調理。一面使人打聽。呂布見在何處。人報云。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。

兵犯兗州。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。操提二十萬軍與玄德來戰。呂布軍至山東界口。路近蕭關。敵軍攔住。乃泰山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豨三萬餘兵。四將立於陣前。操令衝陣。許褚飛馬舞刀而去。四將一齊來迎。許褚抖搜精神。四將迎敵不住。四散奔走。操乘勢掩殺。追上蕭關去了。人報呂布。布此時已回徐州。布欲往沛城救高順。布喚陳珪父子。令守徐州。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。珪與登

曰。昔日曹公曾言。東方之事。盡付與汝。今布
勢將敗。可力圖之。登曰。外面之事。兒子為之。
倘呂布敗回。便請糜竺。一同守把城門。休放
布入。兒自有脫身之計。珪曰。布老小在此。必
有心腹頗多。登曰。兒子亦有計了。呂布臨行。
登曰。徐州四面受敵。操必死攻。先思退步。將
錢糧移於下邳。倘圍徐州。下邳有糧可救。布
曰。元龍之言是也。吾就將老小同去。使人喚
宋憲。魏續回。保老小屯下邳城。將船隻運糧。

草金帛。布同陳登。先來蕭關。救援。布到半路。登曰。容某先去。看曹操虛實。主公却纔可行。布曰。何謂也。登曰。泰山孫觀等。皆有寇心。未可托也。布曰。登於吾有益。布未行。登先到關上。陳宮減霸等。接見。登曰。溫侯深恠汝等。不肯向前。要來責罰。宮曰。目今曹兵勢大。未可輕敵也。吾等緊守關隘。教主公深保沛城。登上關望之。見操軍逼在關下。登是夜連寫三封書。拴在箭上。射下關去。次日早辭回來。陳

官曰。關上無妨。可教溫侯去守沛城去。登遂飛馬來見呂布。曰。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。某已留下陳宮守城。將軍黃昏殺去。布曰。非公則吾中計也。先使登來約陳宮舉火為號。內外相應。登先到報曰。曹兵抄下小路。已到關內。恐徐州有失。公等急回。官遂引衆人棄關而走。登就關上放火為號。呂布乘黑殺來。操軍搶入關中。陳宮一軍和呂布軍自相掩殺。曹兵又到。孫觀吳敦等各自四散領軍去了。

呂布到天明。方知是計。急與陳宮回徐州。到城邊叫門。城上亂箭射之。糜竺在敵樓上。叫道。汝奪吾主城池。今依舊還主。布曰。陳珪何在。竺曰。老賊吾已殺之。呂布回顧陳宮曰。陳登安在。宮曰。主公尚自執迷。而問佞賊乎。軍士中通尋陳登不見。布與陳宮來投沛城。行至半路。見一虜軍驟至。視之。乃高順張遼也。布問之。順曰。陳登來報說。主公被圍。某等急來救解。宮曰。此是佞賊之計也。布怒曰。吾必

殺此賊。進兵小沛。曹操先令曹仁引軍。已襲沛城。呂布城下大罵陳登。登在城上言曰。吾乃漢臣。安肯事反賊也。布轉怒。忽聽背後喊聲大起。布使高順探之。見一隊人馬當先。一將豹頭環眼。燕頤虎鬚。乃幽燕涿郡人。姓張名飛。字益德。高順交戰不利。退走入陣。飛衝入陣來。呂布奮怒來戰。張飛正戰之間。陣外喊聲起。處曹軍突入。呂布倒拖畫戟。引軍東走。操兩軍殺來。呂布人困馬乏。又一虜軍攔

住路。乃大刀關雲長也。玄馬橫刀。大叫休走。呂布自與交戰。背後張飛趕來。聲吼如雷。布慌衝走。忙奔下邳。侯成引兵接應去了。關張相見。各言失散之事。關公曰。我在海州路上。藏避。打聽消息。故來至此。飛曰。弟在岷山。落草為寇。二人來見曹操。又見玄德。拜哭於地。各敘禮畢。同操入徐州。糜竺接見。言家屬無危。玄德甚喜。陳珪父子參拜曹操。操設一大宴。犒勞諸將。操居中。玄德左。陳珪右。文武

等官各依次坐。操言：陳珪父子之功，加十縣之祿以供之。登授為伏波將軍，操得徐州大喜。商議起兵攻打下邳。程昱進曰：布今止有下邳一城，可以緩緩而進。若逼太急，賊必死戰而投素術矣。一往投之，其勢必大，極難擒獲。淮南迳路必有能事者守之。外當素術，內防呂布。況今山東尚有臧霸、孫觀之徒，未嘗歸順，亦宜謹之。操曰：吾自當山東諸路，其淮南迳路請玄德休辭。玄德曰：丞相將命，安敢

有違。次日。操令派各路守把軍馬。玄德留糜竺。簡雍。在徐州。帶孫乾。關張。收拾軍馬。取淮南。迳路。來襲邳郡。呂布在下邳。自為糧食足備。以資於內。泗水之險。以拒於外。吾何憂哉。陳宮進曰。今操兵方來。可乘寨柵未定。以逸擊勞。無不勝也。布曰。吾昨累敗。不可輕出。待其來攻。一擊。皆落泗水也。中吾之計策。已在掌中。陳宮大咲而出。越五六日。各下寨柵。已定。操令二十餘將。皆披全付鐵鎧。直到城下。

大叫呂布答話。布上城而立。搽在麾蓋之下。以鞭指布。布以手答之。操曰：「近奉先結婿索術。吾故領兵至此。實為術也。術有反逆大罪。君有討董卓之功。若能倒戈降之。共扶王室。不失封侯之位。而富貴可取。功名可立。若愚迷不省。城池一破。玉石不分。悔之晚矣。爾可察之。」布曰：「丞相且退。尚容商議。」陳宮在布側。大罵操曰：「汝是欺君之賊。反欲毀他人也。」言罷。一箭射中麾蓋。操指而恨曰：「吾誓殺汝。」遂

引兵攻城。布曰：曹丞相容我自首，當拜授於明公。陳宮變色大怒曰：逆罪曹操，何等之人。今日若降，如雞子投石，豈得全乎。布拔劍來殺陳宮，未知性命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白門曹操斬呂布

呂布欲殺陳宮。高順張遼曰：公臺忠義之人，言從心出。願主詳之。布擲劍而笑曰：吾戲汝耳。願公臺教我拒曹之策。官辭無計可施。布求懇之。官曰：只恐將軍不從。布曰：公之良言。

安肯不從。官曰。曹操遠來。勢不能久。若將軍以步騎出屯。為勢於外。官將餘眾閉守於內。操若攻將軍。官引兵而攻其背。若來攻城。將軍為救於後。不過旬日。操軍食盡。可一鼓而破。此乃犄角之勢。布曰。公言極善。遂議分兵。布歸府。收拾戎裝。此時冬寒。在側從人。多帶綿衣。妻嚴氏曰。君何往。布曰。陳官教我為犄角之勢。如此。嚴氏曰。昔曹操待公臺如赤子。猶捨而來。今將軍厚公臺。不過曹操。而欲委

全城捐妻子。孤軍遠出。若一旦有變。妾豈得
為將軍之妻乎。布曰。夫人所見如何。有言吾
必從之。遂三日不出。官入見布。請曰。操軍已
大張聲勢。四面圍至。若不早出。必受其困。布
曰。吾思遠出。不如堅守。官曰。近聞曹操糧少。
遣人往許都去取。早晚將至。將軍可引精兵
猛將。出絕糧道。此計最毒也。布曰。公言極善。
又入內。對嚴氏曰。曹操糧食將至。我出斷之。
便回。汝宜寬心。嚴氏泣曰。將軍自出斷糧。必

然陳官高順守城。我聞官順素不和睦。將軍一去。官順必不同心共守城池。如有差失。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。願將軍詳聽。勿被官等所誤也。妻昔在長安。已為將軍所棄。幸賴龐舒私藏妾身耳。今須不顧妾也。將軍前程萬里。言畢痛哭。布愁悶不決。入告貂蟬。貂蟬曰。將軍與妾作主。勿輕騎自出。布曰。汝無憂慮。吾有畫戟赤兔馬。天下人誰敢近我。布出謂陳官曰。操軍糧至者。詐也。操多詭計。吾未敢

輕動。官長嘆而出曰。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。布終日不出。只守嚴氏貂蟬飲酒。以解愁悶。陳官下謀士許汜。王楷求見。呂布問曰。二公有何解圍之策。許汜曰。今袁術在淮南。聲勢大振。舊曾許女為婚。將軍何不求解。術兵一至。內外攻擊。操兵必敗矣。布大喜。遣人修書。就着汜楷去。許汜曰。須得一軍引路。衝出。方可得去。布教張遼。郝萌。兩箇引兵一千。送出隘口。許汜王楷辭了呂布。張遼在前。郝

萌在後。夜至二更。殺出城去。抹過玄德寨。衆將追趕不迭。已出隘口。張遼一半軍回。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楷去了。張遼回來。雲長攔住。各有顧盼之心。不肯下手。高順侯成出城。引兵救護張遼回来了。且說許汜等至壽春。拜見袁術。呈上書信。術曰。前者殺吾使命。賴吾婚姻。今復相問。何也。汜曰。此是操用姦計。以致如此。明上詳訖納之。當時袁術借術曰。汝不是操軍困逼甚急。豈肯以女許吾之子。汜

曰。明上今不救布。布必敗矣。布若一破。明上亦破矣。術曰。奉先反覆無信。可先送女。然後傾國而救之。汜楷謝了。和郝萌回。到玄德寨邊。汜曰。日間不可過。夜半吾二人當先。汝可斷後。郝萌結束了。夜過玄德寨。正行之次。張飛出寨攔路。郝萌交馬一合。生擒過去。汜楷已至城邊。大叫城上救人。拆了五百軍馬。并郝萌。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。玄德問了。押往大寨見操。萌說求救。索術許女為婚。操怒。

教推出斬於軍門。喚主簿告示各寨。如有走透呂布。并將士者。亦按軍律處治。各寨悚然。晝夜不寢。玄德至寨。分付關張曰。我等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。倘有疎失。王法無親。二弟須宜用心。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。飛曰。捉了呂布健將。不賜重賞。反相譏嚇。玄德曰。非也。曹操統數十萬雄兵。不以軍令。何以服人。弟勿犯之。關張應諾而退。却說汜楷見呂布言袁術先欲得兒婦。後起傾國之兵救援。布

曰。如何送去。汜曰。非將軍不可。布曰。今日如何。汜曰。今日乃凶神之辰。不可出城。明日大
利。宜用戌亥時。可以上馬。布教張遼。侯成。引
三千軍馬。安排一輛小車在外。我親送二百
餘里。却使你兩箇去。次日天晚。呂布將女以
綿纏身。用甲包裹。布遂上赤兔馬。負女於背
上。手提畫戟。時正二更。夜月微明。放開城門。
布當先出城。張遼。侯成跟着。將次到玄德寨
邊。一聲鼓響。雲長攔住去路。大叫休走。戰不

十合。布斜刺便走。張飛早引一軍來迎。布無
心戀戰。只要衝路而走。玄德自引一軍又來。
兩軍混戰。呂布雖勇。終是縛一女在身上。只
恐傷着。不敢來突重圍。後面徐晃、許褚皆殺
來。箭如雨點。衆軍皆大叫曰：「不要走了呂布！」
布見軍來太急。只得回下邳。玄德收軍。徐晃、
許褚歸寨。端的不曾走透一箇。布歸城中。心
內憂悶。只是飲酒。却說曹操圍城。兩月不下。
忽報河內張楊出兵東市。欲救呂布。被部將

楊醜殺之。將頭欲獻丞相。却被張揚部將

固殺之。及投犬城去了。操遣史渙追斬之。

雖姓也。名固。字白兔。固殺楊醜。兵屯射天時。有丑賊。固曰。將軍字白兔。而此邑名犬兔。見

犬其勢必驚。可急移去。固不從。遂被史渙斬之。操聚衆將曰。吾圍兩

月。不克下邳。壯有西涼之憂。東有表繡之患。

使吾食無甘味。幸爾張揚自滅。吾欲捨布還

都。暫且息戰。荀攸急止之。曰。不可。某觀呂布

有勇而無謀。今累戰皆敗。銳氣墮衰矣。三軍

以將為主。將衰。則軍無奮心。彼陳宮雖有謀

而遲。今布之氣未復。官之謀未定。速急攻之。布必可獲也。郭嘉曰。某有一計。勝如二十萬兵。布雖勇。不能逃也。荀彧曰。莫非決沂泗之水乎。嘉曰。然。操大喜。差一萬軍。即決兩河之水。諸軍皆居高原。坐視水滄下邳。下邳城中衆軍。夜聞水聲。飛報。呂布曰。吾有赤兔馬。渡水如平地。吾何懼哉。痛飲美酒。以待天時。布因酒色。過傷身體。容顏消減。取鏡照之。大驚曰。吾被酒色傷矣。自今日斷之。城中但飲。

酒者皆斬。侯成有馬十五匹。被後槽數人盜去。欲獻玄德。侯成知覺。趕上奪回。盡將後槽人殺之。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。成釀五六斛酒。殺十餘口猪。未敢喫飲。成先將酒五瓶。猪一隻。敬詣布前。跪告曰。托將軍虎威。追得失馬。衆將皆來作賀。釀得此酒。獵得數猪。未敢先飲食。先奉上微意。布大怒曰。吾禁酒。汝釀酒。召將士會飲。作兄弟同謀伐我也。推轉斬之。高順等入告。布怒曰。故犯吾令。理合斬之。

今看諸將面。且打一百。衆將哀告。打了五十
背花。成歸。盡棄其酒肉。衆皆相謂曰。此心變
矣。時宋憲。魏續。共來探視。成潛地下淚。曰。非
公等則成死矣。憲曰。布只以妻為念。視我等
如草芥。續曰。軍圍城外。水遶壕邊。吾等死無
地矣。憲曰。東門無水。我等棄布而走。若何。續
曰。非丈夫也。何不擒布獻之。吾等全身遠害。
成曰。我因追馬受責。布所倚仗者。赤兔馬也。
汝二人獻門擒布。吾先盜馬去。而報曹公。若

何。三人商量定了大策。侯成暗來馬院觀其動靜。見槽上人皆睡。盜赤兔馬走東門。魏續放出。佯作追趕之勢。來到操寨。備言獻馬一事。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。準備獻門。操得消息。押榜數十張。令軍射入城去。楊曰

今奉明詔征伐呂布。如有抗拒大軍者。滿門誅滅。如城內上至將校。下至庶民。如獻呂布之首者。重加官賞。大將軍曹押字

次日平明。城外將校大小諸將。一齊吶喊震

動天地。呂布大驚。慌提畫戟上城。各門點視。來責罵魏續。走透侯成。欲待治罪。城下望見白旗。插在城上。曹軍打城。勢如兩點。布自迎敵。城裏城外箭如飛蝗。砲似驟雨。從平明打到日中。城外軍退。布少憩契音樓中。坐於椅上。睡着。宋憲趕退左右。先盜其畫戟。憲續二將齊上。綁了呂布。布急喚左右。魏續殺散。把白旗一招。大兵齊至城上。魏續大叫。已生擒呂布也。夏侯淵尚未信。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。

畫戟來。大開城門。一擁而入。高順、張遼都在西門。水圍難出。城上城下將士擁出。皆被生擒。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。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。操坐在門樓上。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。操令玄德坐於側。操令提過一千人來。呂布雖然身長一丈。被數條索縛作一團。布叫曰。縛之太急。乞緩之。曹操喝曰。縛虎不得不急也。布曰。容伸一言而死。操曰。且稍解寬。主簿王必趨進曰。布勅音孽虜也。其

衆近在外不可寬也。操曰：本欲少緩。主簿不從耳。布見侯成、魏續皆立於側。布曰：我待諸將不薄，安忍反也？宋憲曰：聽妻言，不用將計。安為厚也？布默然。先擁高順至前。操問曰：汝有何言？高順不答。操怒曰：推下斬之。押過陳宮來。操曰：公臺自別來無恙？官曰：汝心術不正。吾故棄之。操曰：吾心不正，爾如何事布？官曰：布雖無謀，不似你諂詐姦雄也。操曰：公臺自謂智謀有餘，今竟如何？官頷。呂布曰：但此

人不從吾言。若從吾言。亦未必被擒也。操笑曰。今日之事。當如何。官曰。為臣不忠。為子不孝。死自甘心也。操曰。卿如是。柰老母如何。官曰。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。不害人之親。老母之存亡。在於明公也。操曰。若卿妻子何如。官曰。吾聞施仁政於天下者。不絕人之祀。妻子之存亡。亦在於明公也。操有留戀之心。官曰。請出就戮。以明軍法。遂步下樓。牽之不住。操起身泣而送之。官並不回顧。臨行。操與從者

曰。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。吾府中恩養

怠慢者斬。

後曹公養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。

官聞不

言。伸頸受刑。衆皆下淚。操以棺槨盛之。遷葬

許都。史官有廟祠讚曰

生死無二志。丈夫何壯哉。不從金石論。空

負棟梁才。輔主真堪敬。辭親實可哀。白門

身死日。誰肯似公臺。

又詩一首嘆曰

亞父忠言逢霸主。子胥剋目遇夫差。白門

樓下公臺死。致令今人發嘆嗟。

又嘆陳宮不識人。忠義之氣凜然千古。

其詩曰

不識遊魚不識龍。要誅玄德拒曹公。雖然
背却蒼天意。誰似忠心映日紅。

操送下樓布與玄德見。曰。公為坐上客。布為
階下虜。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。玄德點頭。操
知其意。令人押過呂布來。布曰。明公所患。不
過於布。布今以服。天下不足憂矣。明公為步

將令布為騎將。則天下不足慮矣。操回顧玄德曰。呂布欲如何。玄德答曰。明公不見事。丁建陽董卓乎。操頷之。

頷音含首肯也。操點頭而允之。

布目視

玄德曰。是兒最無信者。操遂令牽布下樓。縊之。布回首曰。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。操大笑。忽一人大叫曰。呂布匹夫。何怕死也。視之。眾刀斧手擁張遼至。操教縊死呂布。然後梟首。有詩曰。

夜讀三分傳。堪嗟呂奉先。背恩誅董卓。忘

義弒丁原。倚仗英雄氣。不從忠直言。白門
身死日。猶自望哀憐。

宋賢有詩嘆曰

洪水滔滔滄下邳。當年呂布受擒時。空餘
赤兔千里馬。謬有方天戟一枝。縛虎望寬
何太懦。養鷹休飽聽何疑。戀妻不納陳宮
諫。枉罵無恩大耳兒。

羅隱有一絕句責玄德。詩曰

傷人餓虎縛休寬。董卓丁原血未乾。玄德

既知能啖父。爭如留取養曹瞞。

贊曰。焉作庸牧。以希後福。曷之負荷。地墮
身逐。術既叨貪。布亦翻覆。

須臾縊死。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。武士
獻上呂布首級。操令押過張遼來。操指遼曰。
這人好面善。遼曰。我兩箇在濮陽那裏相見。
如何忘了。操大笑曰。你原來也記得。遼曰。只
是可惜。操曰。可惜甚的。遼曰。只可惜火不大。
若火大。燒殺你這國賊。操大怒曰。敗將安敢

辱吾。拔劍在手。親自來殺張遼。遼引頸待誅。曹操劍下。一人攀住臂膊。一人跪於面前。二人救張遼者。乃是誰人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曹孟德許田射鹿

曹操劍下。玄德攀住臂膊。雲長跪於面前。玄德曰。此等赤心之人。正可容留。雲長曰。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。吾以性命保之。操擲劍大笑曰。我亦知文遠忠義之士。故相戲之耳。

此是曹公奸雄處

曹操親自釋遼之縛。自與衣穿。曰。

縱使殺吾妻子。亦不記讐。遼遂降。操拜遼為中郎將。賜爵關內侯。使張遼招安臧霸。霸聞呂布已死。張遼投降。遂引本部軍數百人來降。操皆賜金帛衣服。臧霸亦招安孫觀。吳敦。尹禮。來降。獨有昌豨未肯歸順。操封臧霸為瑯琊相。孫觀等各各加官。令守青徐沿海地面。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。盡將錢帛分犒三軍。操離下邳還許都。路過徐州。百姓焚香遮道。請留劉使君為牧。操曰。劉使

君功勞大。必當面見君。畢。回來未遲。百姓叩謝。操馬上顧玄德曰。待公朝畢。還徐州未遲。玄德稱謝。操喚車騎將軍車胄。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。出征人負各各封官賜賞。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。次日。獻帝設朝。操引玄德見帝。玄德具朝服拜舞於階下。帝宣上殿。操奏前功。帝曰。卿祖何人。玄德不覺淚下。帝驚問曰。卿何傷感。玄德曰。適蒙聖問。因此傷感先祖。臣乃中山靖王之後。漢景帝閣下。

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。先祖劉貞封涿
廩縣陸城亭侯。因此家緣流落。臣有辱先祖。
所以下淚。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。令宗正卿
宣讀譜有曰

漢景帝生十四子。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
勝。勝生陸城亭侯劉貞。貞生沛侯劉昂。昂
生漳侯劉祿。祿生沂水侯劉戀。戀生欽陽
侯劉英。英生安國侯劉建。建生廣陵侯劉
哀。哀生膠水侯劉憲。憲生祖邑侯劉舒。舒

生祁陽侯劉誼。誼生原澤侯劉必。必生頴川侯劉達。達生豐靈侯劉不疑。不疑生濟川侯劉惠。惠生東郡范令劉雄。雄生劉弘。弘不仕。劉備乃劉弘之子也。

帝排世譜。乃帝之皇姪也。帝亦下淚。請入偏殿。却敘姪之禮。帝暗思曹操弄權。國務大事。分毫不由朕主。今得此英雄之姪。皇天指路矣。帝設宴待之。令曹操議定官職。操拜玄德左將軍之職。封宜城亭侯。玄德拜謝恩畢。

出朝。自此皆稱為劉皇叔。操回府。荀彧等一班兒謀士。入見操曰。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。恐無益於主公乎。操答曰。玄德與吾結為昆仲。安肯外向耶。劉曄曰。吾觀玄德。世之傑士。非池中之物也。操曰。好亦交三十年。惡亦交三十年。好惡吾自有主意。於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輿。坐則同席。美食相分。恩若兄弟。程昱入說操曰。今呂布已滅。天下震動。可行王霸之機乎。操曰。不可。朝廷股肱尚多。未宜輕舉。

吾且請帝田獵。以觀動靜。是曰丞相之意。深可見矣。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。先令聚兵城外。操入請天子田獵。帝曰。田獵恐非正道乎。操曰。古之帝王春蒐。夏苗。秋獮。冬狩。四時出郊。以示武於天下。今四海擾攘之時。若出田獵。其利有四。陛下久處深宮。神力疲倦。馳騁音逞於弓馬之間。爽神暢體。其利一也。耀武揚威。以示四方。其利二也。軍閑則困。困則生疾。奔走無逸。其利三也。自天

子至於公卿。不可不習射。以生力。其利四也。
帝即上逍遙馬。帶雕弓。金鈚箭。排鑾駕出城。
玄德關張各彎弓插箭。內穿掩心甲。各持兵
器。引數十騎。隨鑾駕出許昌。百姓見關張跟
在背後。看了人馬兵器。無不稱奇。操騎爪黃
飛電馬。引十萬之衆。與天子獵於許田。地名操
令軍士週迴排二百餘里。操與天子只爭一
馬頭。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。文武百官遠
遠侍從。誰敢近前。各帶一付弓箭。惟天子可

帶雕弓。

雕弓赤色泥金弓也。

壺中所插之箭。各有號帖。

惟天子用金鈇箭。

箭頭嵌金也。

當日獻帝馳馬到

許田。劉玄德起居道傍。帝曰。朕要看皇狩。今

日射獵。玄德謝畢上馬。忽見草中趕起一兔。

帝令玄德射之。一箭正中其兔。帝亦稱賀。玄

德拜謝上馬。轉過土坡。忽見荆棘叢中。趕出

一隻大鹿。正衝而來。帝連射三箭不中。帝觀

操曰。卿射之。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鈇箭。扣滿

正中鹿背。倒於草中。衆羣臣將校皆謂天子

射中。踴躍而來。同呼萬歲。曹操縱馬而來。遮於天子之前。以迎當之。衆皆失色。玄德背後雲長大怒。剔起卧蚕眉。睜環丹鳳眼。提刀拍馬便出。要斬曹操。玄德會其意。搖首送目。不肯令出。關公乃仁義之人。見兄如此。便不敢動。操獨視玄德。玄德慌欠身稱曰。丞相神射。世之罕及。操笑曰。是天子洪福耳。馬上與天子賀罷。不還雕弓。就懸帶之。老臣無不嗟呀。圍場已罷。宴於許田。天子促歸。於是駕回許

都各自歸歇。玄德與雲長曰。汝今日何躁暴也。雲長曰。欺君罔上之賊。某實難容耳。欲與國家除害。兄何止之。玄德曰。投鼠忌器耳。操起姦計。自奏天子。出許都圍獵。將帝時時窺視。與帝相離一馬之地。其他心腹之人。週迴遠近圍侍。爾豈不知也。吾觀弟怒急止之。何也。乃見操心腹之賊。牙爪數多。倘失大事。而未成功。有傷天子。罪反作我等也。吾故止之。雲長曰。今日不殺姦雄操賊。大哥你看後必

有禍矣。玄德曰：慎宜秘之。不在話下。却說漢獻帝駕還許都，歸宮室。至晚，泣訴與伏皇后曰：可憐朕自即位以來，姦雄並起，先受董卓之殃，後遭催汜之亂，常人不受之苦。吾與汝輩當之，得見曹操，以為重扶社稷之臣。今獨專國政，此賊節生姦計多端，專權弄國，分毫不由朕躬。殿上見之，有若芒刺。今在圍場上，自迎呼譟，早晚圖謀，必奪天下。欲至臨期，吾夫婦未知死於何處也。伏皇后曰：公卿子孫

四百餘年。乃食漢祿者。就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。言訖。夫婦共哭於宮中。未畢。忽一人自外而入。殿曰。帝與后目下休憂。吾舉一人與帝誅賊除害。以安國家。以保社稷。帝視之。乃是伏皇后之父。皇丈。伏完也。帝掩淚而問曰。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。完曰。許田射獵之事。雖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。真乃是趙高也。帝曰。滿朝之人。非操宗族。則出門下。誰肯盡忠而討賊耶。完曰。若非國戚。不敢

相告。老臣無權。難舉此事。車騎將軍國舅董承。可也。帝曰。舅氏多赴國難。朕躬素知。可宣入內。共議大事。完曰。陛下左右。皆操賊心腹。倘有一泄。為禍不輕。臣有一計。可令董國舅盡力保駕。其計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董承密受衣帶詔

伏完曰。陛下可製衣一領。取玉帶一條。暗賜董承。可於帶襯內縫一密詔。以賜之。令到家見此。可以晝夜策之。帝曰。然。伏完出朝。帝自

作一密詔。咬破指尖。以血寫之。令伏皇后縫

於玉帶紫錦襯內。自穿錦袍。自繫玉帶。令內

使宣董承入。

董承乃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也。此獻帝之老丈也。蓋上古無老

丈之稱。只稱為國舅。

承見帝。禮畢。帝曰。朕躬夜來說朕

之苦。論舅之功。朝夕思慕。可伴朕於官中。散

心閑步。承頓首謝。帝引承出殿。到太廟。轉上

功臣閣內。設供具。帝焚香拜畢。引承觀畫像。

中間畫漢高祖容像。二十四帝繪於兩邊。帝

指而問曰。吾祖何人也。承曰。乃陛下開基創

業漢高祖皇帝。何謂不識。帝曰。吾祖起身何地。如何創業。承大驚曰。陛下戲臣耳。聖祖之事。安得不知。帝曰。卿試言之。承曰。高皇帝起白泗上亭長。提三尺劍。乃斬白蛇於蛇碭山中。起義兵而縱橫四海。三載亡秦。五年滅楚。成四百年大漢天下。立萬世之基業。帝嘆曰。祖父如此英雄。子孫如此懦弱。何大損益不同矣。承曰。高皇帝英雄之君。不世出也。帝指左右輔曰。此二相何人。立於吾祖之側。承曰。

上首乃留侯張良。下首乃鄼侯蕭何。帝曰。此二人何功。立於側。承曰。開基創業。實賴二人之功。張良運籌帷幄之中。決勝千里之外。蕭何填國家。撫百姓。給糧餉。不絕糧道。高祖常念其德。帝曰。真社稷之臣也。正當配享。帝回顧左右較遠。密與承曰。他日卿當立於朕側。承曰。臣無寸功。何以當此。帝曰。朕想西都救護之功。未嘗少忘。無可為贈。卿當衣此袍。繫此帶。常如在朕之左右也。帝解袍帶賜之。帝

密語曰。卿可仔細觀之。勿負朕意。承拜謝。穿袍繫帶。辭帝下閣。早有心腹人去報與操。曰。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。操速入朝來看。虛實。承出閣過官門。操正來。急無躲路。立於路側。慄然施禮。操問曰。國舅何往。承曰。適蒙天子命宣。賜以錦袍玉帶。操問曰。有何緣故。賜以衣帶。承曰。因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。故此賜之。操曰。解帶吾看。承因見帝動靜。疑是密詔。恐操看破。乃作艱難之狀。操指左右。急

解下來。操看了。大笑曰。果然是條好玉帶。就
脫下錦袍來借看。承心中畏懼。不敢不從。遂
脫獻上。操親自以手提起裏面。望日影中細
詳看之。看畢。穿在身上。繫了玉帶。回顧左右
曰。長短如何。左右稱美。操曰。與吾穿之。別有
回賜。承告曰。君恩不可輕也。操曰。汝受此衣
帶。莫非其中有謀乎。承急答曰。小人焉敢。承
當萬死。丞相如要。便當留下。操曰。汝受君賜。
吾何奪之。故相戲耳。操遂脫袍帶還承。承辭

擦而歸。到家將袍仔細翻復看了。並無一物。承思曰。天子以目送我。以手指我。必有意耳。今裏外不見踪跡。何也。是夜不能寢。尋思良久。承曰。尚有玉帶可觀。其面乃是白玉玲瓏。碾成小龍穿花。背用紫錦為襯。不知其故。於卓上展轉尋之。不覺疲倦。伏几而寢。忽然燈花卸落於帶鞵上。燒着背襯。承驚醒視之。燒破一處。微露素絹。隱見血跡。故取刀拆開視之。乃密詔也。承大駭。詔曰

朕聞人倫為大。父子為先。尊卑之殊。君臣
至重。近者權臣操賊。出自閤門。濫叨輔佐
之階。實有欺罔之罪。連結黨伍。敗壞朝綱。
勅賞封爵。皆非朕意。夙夜憂思。恐天下將
危。卿乃國之元老。朕之至親。可念高皇創
業之艱難。糾合忠義。兩全之烈士。殄滅姦
黨。復安社稷。除暴於未萌。祖宗幸甚。愴惶
破指。書詔付卿。再四慎之。勿令有負。建安

四年春三月詔

董承覽畢。涕淚交流。寢食皆廢。行坐不安心。中煩惱。哀憐不已。藏於袖中。次日。獨步至書院中。將詔再三觀看。無計可施。將詔放於几上。自思滅操之計。忖量未定。伏几而盹。將及半晌。忽侍郎王子服至。門吏不敢阻。子服素與董承極厚。迳入書院。見承伏几不醒。袖底壓着素絹。微露朕字。子服疑之。默取在手。藏於袖中。遂大叫曰。你好自在。到睡的着。承驚覺。不見詔書。魂不附體。手脚慌張。子服曰。汝

殺曹公。吾當出首。承泣而告曰。若兄如此。漢室宗親。並皆休矣。子服曰。吾戲汝耳。某祖父累受漢祿。安肯負之。願助汝一臂之力。共誅國賊。承曰。誠有此心。國之大幸。子服曰。當密室同立義狀。各捨三族為本。以報漢君。承大喜。取白絹一幅。先書名畫字。子服即書之。子服曰。將軍吳子蘭。與吾至厚。說之必同力滅賊。承曰。滿朝大臣。惟有長水校尉種輯。吳碩。是吾心腹之人。必能順矣。正商議間。家僮入

報曰。种輯吳碩來探。承曰。此天助也。教子服
隱於屏風後。暫避之。承接入書院坐。茶畢。輯
曰。田獵回來。君懷恨乎。承曰。雖有怨恨。無可
奈何。碩曰。若有協助者。吾捨殺此賊。种輯曰。
與國家除害。至死無怨。王子服從屏風後出。
曰。汝二人殺曹丞相。國舅便是證見。种輯怒
曰。忠臣不怕死。怕死不忠臣。吾等死做漢鬼。
不似你阿黨也。承笑曰。吾等正為此事欲見
二公。今天所使。願必酌矣。董承袖中取出詔

來與輯碩觀之。二公下淚。輯曰：何不早圖之？承遂請書名。子服曰：只此少待。吾請吳子蘭來。子服去不多時。二人並入。蘭書名。承邀入後室會飲。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。承曰：只推我病不能接待。門吏回報。騰大怒曰：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見賜錦袍玉帶而出。何故推病耶？吾非為哺餒而來。欲見一面。回西涼州去。何太薄情而外我？門吏又報。備言騰怒。承起曰：諸公少待。暫容承出。承速接上廳。禮畢。

坐定。騰曰：騰爲西番不特入寇，特來朝賀。就因添助人馬。今欲回，想國舅是大老元臣，故來相辭，何相輕也。承曰：賤軀痼疾，有失接待，負罪若山海也。騰曰：面帶春色，非有病者。承無言可答。騰拂袖便起，嗟嘆下階。曰：皆非柱石之才也。承見騰言，感動再拜。回坐。問曰：公笑何人非柱石之才。騰曰：田獵之事，吾尚氣滿肺腑。汝乃國舅近戚，猶自殫於酒色，而不思報本乎。安得爲皇家柱石之才也。承恐是

詐。故嘆曰。曹丞相乃棟梁也。吾何能及焉。騰大怒曰。汝尚以曹賊為正人耶。承曰。耳目較近。請公低聲。騰曰。貪生怕死之徒。不足以論大事。又欲起身。承緩言相捺。騰果忠義。承曰。請公看一物。以見某之動靜。遂邀騰入書院。取詔視之。騰毛髮倒豎。咬齒嚼唇。滿口血流。騰曰。汝若有內助之心。吾即統西涼之兵。以為外應。承請諸公相見。取出義狀。教騰書名。騰乃取酒。歃血為盟。騰曰。吾等誓死。不負所

約揖坐上六人。言曰。若得十人。大事諧矣。承
曰。朝中大臣。少得忠義兩全之人也。若不得

其人。則反相害矣。騰教取鷺行鷺序來。

古者朝廷

官貞人家皆有一集名曰鷺騰檢到劉氏宗

行鷺序上面都有公卿姓名族。乃拍手言曰。何不共此人商議。大事必成

矣。衆皆問曰。某等未必有人。將軍欲用誰耶。
馬騰所言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終